



胸藏天下事 妙笔写春秋

——剧作家朱红赤印象

■ 杨继军

朱红赤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旧体诗词的大家。他创作出了京剧《赵王与无容》、《魂断五国城》、《靺鞨春秋》以及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等一大批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剧目，同时也填写了大量的诗词。他对自己的戏剧作品以及艺术创作之路很少进行总结，即使有所总结也几乎都是用诗词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比如，京剧《赵王与无容》上演之后，他填了一阙“贺新郎”，其中有“检点珠玑盘中滴，细捻来皆是心头血”的词句，道出了创作的艰辛；京剧《霜剑摧花》上演之后曾引起争议，他填了一首“菩萨蛮”，直抒胸臆：“文章凭我作，毁誉由人说”；京剧《魂断五国城》上演之后，他也是用“贺新郎”这个词牌子道出剧本的立意：“史事常谈明今古，令后人莫步前人辙”。

朱红赤不善于在文字上总结自己，这应该说是—个缺憾。在他进入花甲之年后，却填了一阙“沁园春”，高度凝练地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笔墨生涯，词的上半阙是这样的：“少小读书，长且能诗，再长能文。把沧桑看老，追风意气；辱荣阅罢，照月襟魂。思骋鹏抟，情关鬼泣，下笔天然若有神。曾几度，也颠狂把酒，醉倒乾坤。”

朱红赤生于1948年，1954年刚满6周岁便走进了学堂，这可能就是他词中的“少小读书”吧。

幼年时代，朱红赤就非常喜欢阅读小说和诗歌，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同

时创作了两个电影文学剧本。1966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来文化大革命停止了高考，鸿愿没能实现。他当时便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今朝挥泪一去也，默待东山再起时。”

东山再起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等待的，一等就等了十年。

1976年，实在按捺不住创作欲望的他创作了小戏曲《长缨在手》，1977年又创作了小戏曲《枪》，两部戏在他的家乡集贤县演出时均受到好评，从此，朱红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1977年，朱红赤调到县文化馆任创作员，开始了专业戏剧创作历程。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理论知识。1978年末考入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学习两年，更熟练地掌握了编剧理论与技巧，并创作了大型戏曲剧本《清明案》、《穿墙记》。

从艺术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合江地区群众艺术馆，从事创编工作，创作了小戏曲《捧酒壶》、《小院之花》等。后由于工作需要，调入文化局戏剧创作评论室，任专业编剧，并担任副主任、主任等职。这期间，先后创作了大型戏曲《谢文东易旗》，电影文学剧本《范进中学》、《天边，有片殷红的云》等。而真正使他的戏剧创作更上层楼的是1989年他和吕成合作的京剧《赵王与无容》。这部戏曾经两度进京演出，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1992年他创作的京剧《霜剑摧花》登上了天津的戏剧舞台，在全国京剧青年团队新剧目汇演中获了奖，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1996年，朱红赤的戏剧创作进入了巅峰期，他与人合作并执笔的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同时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剧作奖。这一年，他创作的京剧《魂断五国城》

再度进京演出,并获得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精品工程奖。

朱红赤的这些作品各具特色,体现了人性美与丑、善与恶、进步与落后在各个时代的较量,他以感人至深的笔触,弘扬一种民族正气,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源泉。虽然有的时候,正义的力量要面对强大得多的邪恶的力量,即便还很渺小,正义的力量却显示出无穷的魅力。这也正是朱红赤作品百读不厌的可贵之处。

《清明案》以明朝权臣严嵩弄权时代为背景展开情节,充满了对清官周元亮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由衷赞叹和对贪赃枉法、耍奸弄权者的无比痛恨,表现出朱红赤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现实社会政治清明的一种渴望。

《赵王与无容》以战国时期赵王与民女无容的承诺与毁约,再践约与毁约的故事为背景,揭示了一个信用规律,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诚信永远与成功相伴,不讲诚信,虽贵为帝王,也将品尝失败的恶果。权力、财富和爱情莫不如此。

《细腰宫》在对“大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的吃人的封建社会的极端讽刺的同时,对那些愚忠于封建王朝的所谓“忠臣”的为虎作伥,灭绝人性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

《魂断五国城》则以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金国掳往五国城为背景,从“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这一看似朴素却千古不变的真理,揭示了“腐败亡国”这一社会大主题。

《托起明天的太阳》则将视点从剖析人性转到中国的未来。作者在剧中的态度是积极的、乐观的,并告诉观众如何按照历史的发展眼光来创造我们的明天。其中不乏对一部分家长“只满足孩子们物质需求,而对培养他们社会责任感和从容面对困难与挑战的能力却缺乏应有的关注”表现出明显的担忧。

从《魂断五国城》之后,朱红赤的戏剧创作突然沉寂了,这一沉寂整整十年。“十年”,对于朱红赤来说,似乎是一个轮回,或者说是一个宿命。1966年他报考电影学院,到1976年开始戏剧创作,整整十年。1980年他从艺术学校编剧班毕业,到1990年《赵王与无容》的成功,又是一个十年。因此,他在一首词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也曾啼,十年一戏,情慳笔缺。”而从1995年创作新编历史剧《魂断五国城》到2005年创作的新编历史剧《盛世宝鉴》恰巧又是一个十年。也许,前一个

十年,他是在无奈中等待,第二个十年他是在等待中探索,而后一个十年则是在探索中积蓄。从2005年开始,他创作了四个剧本,几乎是一年一戏。

新编历史剧《盛世宝鉴》以魏征病逝前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为背景,以唐太宗欲驾幸洛阳宫,遂命人在汝州西山兴建襄城宫,大兴苦役而遭魏征强谏这一事件为素材,经过加工取舍,虚构而成。剧本以气势恢弘的大手笔,悲天悯人的大气魄,以“不作无益害有益”这一古训为立意,昭示了“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真理。

新编历史剧《秣鞞春秋》则从民族团结角度出发,以大融合、大和谐为底蕴,谱写了一曲汉族与少数民族由抵制、缓和、和解直至和谐,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成员的华美乐章。

到2008年,已届花甲之年的朱红赤,不到半年的时间创作了两部京剧剧本:京剧伊玛堪《胡萨德都》、京剧现代戏《大爱无疆》。

《胡萨德都》取材自赫哲族的一个民间传说,以京剧为载体,用伊玛堪的说唱形式,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大爱无疆》则以三十年如一日收养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知青的农村妇女康金环为原型,淋漓尽致,荡气回肠地展示了人间大爱。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就创作出两部大戏,速度不可谓不快,进入花甲之年的他似乎有了一种紧迫感。也许是那三个沉寂的“十年”给了他一种新的感悟吧。从1966年到现在,四十二年过去,除去无所作为的三十年,他真正用于写戏的时间不过才十二年。

然而,创作是不会用时间去衡量的。“把沧桑看老,追风意气;辱荣阅罢,照月襟魂”,是的,只要看老了沧桑,阅尽了荣辱,意气可以追风,襟怀可以照月。也只有这样,他的文思可以像大鹏展翅一样自由驰骋,他的才情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才能真正做到“下笔天然若有神”。

朱红赤不善于总结自己,然而,他提出的戏剧创作的“三不精神”却十分精辟。他说:“要攀登艺术高峰就得有那种‘三不’精神,即‘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魄。”也许正是这种“三不精神”在构筑着他的艺术才华,我们也期望着这“三不精神”能够支撑起他的艺术生命,继续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见习编辑 姜艺艺